



丁卯早冬  
巳卯正月四日寫候上人房朱筆點一遍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三



李

延壽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郝紹  
廣兄子詒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靈運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

曰金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  
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  
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  
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  
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  
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  
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  
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  
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  
為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

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  
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  
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  
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為禮無二  
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右  
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  
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  
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  
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  
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

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未有入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  
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  
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  
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  
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  
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小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  
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  
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  
也博矣鐘律所通者之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

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角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  
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  
補勞在用則君又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  
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  
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  
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  
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心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  
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  
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將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  
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

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遊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疋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泰愕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

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暈最知名

暈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搏所傷故以搏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暈與司徒左西屬王深

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  
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  
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高為宜都太守嫡母隨高在官亡報之以  
疾暈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楨所  
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暈  
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  
之屢諷以微旨暈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  
暈曰我欲歌卿可彈暈乃奉旨上歌既畢暈亦止弦初魯  
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負外

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人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  
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暈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  
暈甥謝綜雅為暈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  
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  
綜乃引熙先與暈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暈物甚多暈  
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  
言動暈暈不回暈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  
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  
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

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姦心豐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

綜弟約又是義康丈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

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  
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  
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  
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  
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  
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  
先慮事泄醜采藻殺之湛之又謂暉等臧質見與異常  
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  
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  
揚州刺史暉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  
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  
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  
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  
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  
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暉等期  
以其日為亂許曜侍上扣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坐散  
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  
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暉不首上頻  
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暉不服笑謂殿中將  
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暉所造及改定云何

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  
獄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  
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  
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  
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  
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畢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  
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誰能  
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  
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  
言生存于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

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焯焯襲長夜之悠  
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  
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  
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  
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  
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  
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  
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  
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  
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

異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  
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  
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  
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  
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  
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  
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  
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  
妹及妓妾來別畢乃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  
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

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  
呼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  
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為滅欲著無鬼論至  
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  
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  
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糲薪弟  
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  
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  
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  
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  
詹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  
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  
庚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  
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  
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  
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  
所通處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  
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

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  
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  
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  
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  
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  
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  
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  
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  
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  
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

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  
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  
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  
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  
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  
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  
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  
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藹  
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

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德  
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  
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  
熙先有美才地胃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  
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  
智能猶鶴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  
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  
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倚祕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

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  
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及  
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  
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昔寮漢  
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  
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鄉食大國因罪為利  
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  
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  
縣公既被橫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少  
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

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玠及潁川陳茂先各  
自陳先代勲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妻  
弟謝晦薦達為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  
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於之美  
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  
愚竊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雒黃帝後於禘帝  
堯後於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熒後於宋杞陳並為  
列國而削祝雒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  
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

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  
姬署東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  
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  
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為御史中丞莅  
職勤恪有匪躬之稱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  
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  
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  
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  
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方  
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

欲以相示荅曰此不洎看若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為若  
先見而荅貧道如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德道耶荅曰大  
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為晉陵太  
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  
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  
衛率家士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  
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  
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  
除為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

為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  
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  
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  
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  
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  
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  
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  
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  
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  
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

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秘書監初桓  
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  
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  
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休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  
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  
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  
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  
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  
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

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  
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直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  
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  
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遵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初  
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  
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  
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女孫也祖  
襲大司農經為江乘公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

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楫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  
恬為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  
桓玄在荊州使羣僚講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  
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  
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  
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  
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魯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  
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羨  
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  
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

南史列傳十五  
異同之情可見矣。大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洎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一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

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搆捕，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父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而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倭。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

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眾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鄉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

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雖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惜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  
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  
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華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  
王茂之會稽謝輔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為吳興故彰令在  
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華事實  
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  
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晉斷武帝北伐領  
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剋洛陽松之居  
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  
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

令知之特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姬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  
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  
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  
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  
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  
人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  
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  
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  
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  
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  
鄭云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  
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  
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  
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禮凡諸  
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虎豹各一元  
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暹之謂曰鄉清必無  
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  
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裏仰果清風塵祠

部通直郎齊永明二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未  
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郡人龔龔玄宜云神人  
與其王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龔聖人以此  
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其負罄  
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  
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  
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  
臣不欲競執閏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  
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被  
散若能自前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殷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任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容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語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諫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後為諸既令在縣不行鞭四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家傳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家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家略二十卷其書評論多善而云魏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約懼從跣謝之請兩

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達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  
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  
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法頃謂善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  
直負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謂書詔諸時西北遠邊有  
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謂此二國歷代弗賓其知  
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  
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耒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  
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  
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

長平侯蕭勣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妹  
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負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  
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  
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  
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  
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  
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  
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  
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

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  
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  
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  
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  
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  
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  
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  
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  
野持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  
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

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  
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  
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  
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  
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被為  
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  
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  
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  
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

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暮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暮親則子

宜隨母補矣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奉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毅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

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姝母承天曰鄉  
當云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  
故時丹陽漂陽丁況等父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  
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下沉三家數十年  
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  
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  
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  
與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  
但適此二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爲況  
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

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  
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  
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君臣  
禦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  
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弈碁頗用  
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  
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  
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過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  
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古冢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

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  
徒必邯之墓俄而求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  
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  
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侯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  
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  
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  
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  
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  
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  
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入賞則過儒  
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  
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  
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心遜  
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踈隔希復得見卒於  
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  
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錄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  
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

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從叔憫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于時之譽本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先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四

李

延壽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彞慶

周朗

族孫顯 弘讓

顯子捨 弘直

捨弟子弘正 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高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據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

視故宮室盡為不忝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  
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  
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  
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  
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  
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  
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  
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  
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  
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  
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  
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  
不相推重延之忿於眾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  
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  
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  
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  
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

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

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坡得臣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真延之以醉詣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

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  
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  
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鬪茸沈迷翹  
孽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  
成疆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于祿祈遷不知極已預  
宴班觴肆訾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  
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况聲  
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  
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  
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為祕書監光祿勳

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  
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  
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  
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  
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  
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殺  
立以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  
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  
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  
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

能為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

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墜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二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丘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憲休制你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

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左  
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軍主簿  
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  
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  
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  
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  
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  
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還南中郎記  
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回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

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摠內外  
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  
見唯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詔累  
凡厥眾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  
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  
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  
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人言顏  
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  
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  
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楊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

爲丹楊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各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強以比漢侍中辟強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茲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

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策當時  
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  
間即模劾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  
之剪鑿者謂之未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  
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  
於此者謂之縱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  
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  
唯禁鵝眼縱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  
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  
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糶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  
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  
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  
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  
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  
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至懇切竝無所回  
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  
務居中求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  
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  
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  
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入主得失

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許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匿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

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遂子辟強徙交州又於宮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奚伏

事蕃朝縉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彙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  
 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  
 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邵會晦見討邵飲藥  
 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  
 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  
 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  
 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  
 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  
 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

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  
 為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為黃門侍郎  
 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搏蒲帝擲得雉大悅謂  
 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  
 伯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  
 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為  
 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首並為吏  
 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  
 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

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  
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乘市買承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  
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  
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撰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  
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  
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  
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  
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  
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  
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

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  
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  
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  
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  
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  
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  
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  
還廬江何尚之設祗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  
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

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  
 廣州欲以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  
 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  
 蠱鸚鵡豫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殺  
 立以為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  
 會殷沖救得免託疾洛馬間行奔新亭以為竟陵王誕驃  
 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  
 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  
 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  
 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煇感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

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  
 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  
 尚書吏部郎時煇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  
 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置司隸各因時宜非  
 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  
 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  
 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  
 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詎  
 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為侍中寵待隆密竟陵  
 王誣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  
 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且風霽雲色甚  
 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  
 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是聖  
 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矣稱善揚州移會稽忿  
 浙江東人情不和欲取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  
 揚州往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  
 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  
 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

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  
 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  
 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  
 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  
 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  
 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  
 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  
 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  
 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  
 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

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  
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  
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  
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  
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  
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  
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  
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  
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何以  
恒知入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

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  
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  
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  
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集被遣還  
比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  
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還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弟懷遠為始興王潛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  
鵡為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  
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  
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終孝

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為江州冲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書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

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執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負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負外將軍

裴景仁助成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竒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竒進策

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謹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

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顥

顥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貞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出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顥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為齊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為文

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顥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待殿省深見賞遇顥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深相贊美言捉麀尾來四十餘載顥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顥換之顥笑荅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顥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

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  
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萹文惠  
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  
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顥卿精進何如何胤顥曰三  
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  
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  
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顥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  
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

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賊汙不少籍沒資  
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  
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解理道逸由是名為口辯王  
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  
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顥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  
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  
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  
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  
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  
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詰

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勅范雲卒命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寵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廡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黨一坐皆悅與人論議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

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茲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與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徃者南司白渦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

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  
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  
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  
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  
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蓋普通中初置司文  
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  
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  
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紋髻  
頭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  
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舉祖道

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  
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旣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  
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  
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  
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  
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  
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  
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  
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  
乾以二繫復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

應流徙敕以賜于阗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  
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  
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院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  
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  
陷弘正詣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  
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  
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  
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  
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  
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

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  
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  
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  
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  
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  
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  
末為高宗之冠及法伏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敕弘正離  
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  
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

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  
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  
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  
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  
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  
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  
大夫唯聖上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  
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  
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懔乃言弘正王褒

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  
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  
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  
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  
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闔  
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  
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  
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  
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  
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二年自周還

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摠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頗

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以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弘讓承聖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万幼而聰敏仕梁為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慎平原劉綬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

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  
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蟻矣太建七年去  
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具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  
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者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  
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必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  
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  
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於宋同焉由夫聲裁所不故取  
許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之宋之朝非不多高一代靈運既

以取毀為延之亦蹟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  
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為忠無  
聞前誥笑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  
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慙則難乎免矣師伯行  
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  
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  
節亦個儻為尤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  
德門者焉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四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

李

延壽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軌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  
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  
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  
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器幹武帝入受

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  
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  
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  
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  
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  
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  
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  
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  
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

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  
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膺恐茲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  
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由湛自謂才能不  
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  
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  
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  
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  
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

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  
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谷湛啓權停  
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  
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  
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  
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  
我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  
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  
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  
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

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京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  
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  
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  
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  
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  
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  
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  
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  
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  
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闡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

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  
事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  
節驅炳義康陵轡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  
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  
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楊尹  
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難將  
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  
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  
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黜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  
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  
曰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  
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  
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  
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  
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  
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

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  
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如負墮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  
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  
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  
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  
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  
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  
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高祖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曾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  
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

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荆  
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  
曹氏壻各位本同一日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  
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  
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  
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  
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  
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  
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朝後爲司  
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

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  
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  
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  
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  
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  
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  
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  
主簿未就徙為丹楊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  
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  
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  
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  
之後始與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  
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  
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  
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著湛  
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  
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

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  
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  
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  
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  
此見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  
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  
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  
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  
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

上於仲文素厚將怒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  
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晉武  
不爲明主斷鬪令史遂能奮發華廩見待不輕廢錮累年  
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  
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  
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  
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  
下聖慮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疊既自過於范擘所  
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司顧問者  
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

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公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鮮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遂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祖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肩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凝不聾不成姑公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怒曰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

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雍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檠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黃門太尉不正谷和故得

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  
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  
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  
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  
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荅言仲文  
蹈非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  
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

涕於聖世邪臣普啓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  
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  
且外出若能脩政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  
酬四海之誚今愆愆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  
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  
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度仲遠仍嘗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  
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  
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

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鄙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任齊為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君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暉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弟徽之位御史中丞

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滿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為叔父冰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冰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冰子晏顯為官僚冰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並以強學主所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並無績多被推劾父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見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紕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

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悛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

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

明元年吳縣令張閬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珠宣言於衆閬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珠賣惡歸上免官珠母老仍停家珠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珠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珠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首誅珠父子會延稔先至珠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珠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珠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入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珠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珠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小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書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珠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負外

南史列傳二十五  
十一  
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  
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  
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  
改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  
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  
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  
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爲謝  
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  
劉際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父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  
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  
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  
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  
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  
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  
謂覲之曰卿南人性懦宜辨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  
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  
元年徵守度支尚書尋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  
村彭家飲酒還因醉病吐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

言死後親割股奉養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割賜子副  
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  
三公郎劉勳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重原心非  
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  
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  
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  
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二孫劉不過  
使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緯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  
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  
遠近皆不須還緯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  
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徵侍徒  
勸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  
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覲之  
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  
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一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  
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  
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

旨輒號為願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  
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筮席棄之路  
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  
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士俗山人有病輒云先  
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  
獨無訟者乃歎曰願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  
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  
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  
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

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齡以兵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  
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  
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  
牛埭非苟通儻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  
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  
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  
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  
暫弭案具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飢棘舊  
格新減尚未譏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

調而元慙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竝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慙今廢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蓋微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貧不滿三千者始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

凡有貧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實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愁憊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獲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慘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竒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無黎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之化宜以漸不可瘞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濟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

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間者  
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  
轉窮涸事方未已其主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  
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  
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  
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  
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  
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堵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  
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  
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

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  
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  
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七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  
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  
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  
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  
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梁武帝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  
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  
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

家臨終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打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

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燭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豐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

鵝炙以速尤乾餓以恣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後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李

延壽

羊欣

羊玄保

子成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顛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五世孫紆 六世孫摠

江秉之

子諡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

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

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

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裘晝寢獻

之入縣見之書裘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况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為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紱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手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弈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贈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甚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劬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眾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劬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諡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  
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  
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  
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  
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  
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  
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  
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  
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亦棊之妙超古冠今魏

雙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緒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  
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燥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  
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  
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燥燠

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場恒加功  
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其  
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  
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賦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  
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  
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  
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明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  
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  
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勰行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  
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學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  
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  
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  
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黠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實

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漢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  
縣石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室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  
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  
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晔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晔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屢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  
勃忿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  
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任齊位都官郎坦之  
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  
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顓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  
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  
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  
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

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行根供食以樵  
採自資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藏為武康令以顓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兵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  
憲素請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彦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堂煇元材幹者並更其  
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  
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  
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兖州憲仍留為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為有  
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  
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諸彦  
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  
並有能名太清二年東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  
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  
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疲瘁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  
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遣表請和簡文使浚  
往景所景曰即日向執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傳君可見  
為軍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父已乏食  
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戾已密敕外軍若臺  
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  
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  
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  
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  
密銜之又勸張嶮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敞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為鎮軍行參  
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  
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  
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夷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

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為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歛蔬食務存儉  
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其鼓琴無明算術為  
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  
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  
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  
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東海太守委  
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  
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  
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  
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  
爲不可唯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  
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  
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  
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劔及左右推排之殆於  
傾倒劭後宴集宋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  
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

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  
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怒慙法壽  
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數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美譽尚孝武女臨汝  
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楊丞時表奏爲尹見敷歎曰風流  
不墜政在江都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  
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宮母

南史列傳二十六  
以待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  
褚彦回為衛軍重敷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  
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  
部郎高帝即位敷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敷  
出繼其叔孫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  
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  
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  
人傍無著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  
孫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  
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

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  
通賊利武帝遣信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  
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  
乃釋求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圖碁第五品為朝  
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  
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董  
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敷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  
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  
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  
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  
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  
敷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  
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  
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  
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啓遵敷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禧

禧字彥標幼聰敏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  
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  
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  
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諶之為郡禧拒之及建鄴平禧坐  
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  
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  
勉因禧門客程景為子絲求昏於禧女不答景再言之乃  
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禧弟葺及王泰女二  
人竝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葺免官泰以疾假出宅  
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冒所  
悅故勉斥泰為之稽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  
謂勉云江籍資歷應居選部勉曰惟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籍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籍弟曇字彥德少學涉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  
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  
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

近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  
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  
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繫臯木人賦敗船詠  
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籍  
子紉

紉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籍患眼紉侍疾將暮月衣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  
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  
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籍乃因智者啓捨同  
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三息  
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  
迎主簿紉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  
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  
侯蕭勸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  
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  
正言始異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

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  
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  
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  
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  
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  
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  
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  
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

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  
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  
者相傳諷訖于今未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  
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  
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  
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  
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東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  
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  
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  
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  
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  
郎智深門孤接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  
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  
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  
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為斬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  
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  
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  
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議曰懷  
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

臣皆騎從上以為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  
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  
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  
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暨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暨歷黃門  
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  
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  
為宋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  
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入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  
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

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示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兼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兵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兖州謚傾身奉事為帝所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

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

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奭重奏禮

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

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

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奭

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答奭又結免贖論

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

教苛刻擅導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

僧導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為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

亮齊高帝領南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

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  
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  
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  
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  
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謚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  
文武王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管軍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眾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為鎮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  
來金碗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  
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甕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  
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與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  
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  
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  
機務處默保閑焦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  
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

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鏡覘成性終取蹟於  
險塗宜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七

李

延壽

沈慶之

孫昭昭

子文季

弟文秀

宗慤

從子文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  
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龍畝勤苦自六年四十未  
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  
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  
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

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負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孝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負將軍及湛被收之久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

下獄慶之車革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其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老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老之中坐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卑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礪礪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入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礪礪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尙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礪礪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

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譴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摠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未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

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異視殿下何則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

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  
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  
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  
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  
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吏五十人大明三年司  
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  
愨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慶

之羣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澗造  
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  
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  
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  
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  
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  
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  
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

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旦夕問其故荅云鹵  
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  
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  
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  
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  
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  
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  
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

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  
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初上以  
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  
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口受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  
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  
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  
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  
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  
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  
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  
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  
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杖而耘  
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  
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

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上悉患之  
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  
廢帝狂悖無道眾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  
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搃統眾軍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遜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  
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  
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  
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

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寫輅輿轎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敕明帝即位追贈侍  
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  
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  
也不肯飲藥彼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  
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  
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  
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  
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  
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  
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  
欲遣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  
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  
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旣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  
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  
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  
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  
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  
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  
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  
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寒及彈碁  
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

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  
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  
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  
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  
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  
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  
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  
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  
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  
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

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為侍中  
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  
縣侯文季夙乘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  
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  
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扮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竝善琵琶  
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  
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  
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  
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  
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  
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  
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  
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

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餘里所換末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暹光反其夜遣兵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懼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被召使知數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眾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剋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  
 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負元嘉二十七年魏  
 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眾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  
 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  
 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  
 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  
 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  
 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  
 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遠永初以後罷省  
 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

罷攸之遷負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  
 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  
 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  
 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為  
 廢帝所寵誅戮君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  
 帝即位以例前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  
 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為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  
 曰今眾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  
鋒都督矣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誥羣帥衆竝安之時  
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  
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撫統衆軍  
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  
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  
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  
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  
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隴寇賈事邪  
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  
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師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  
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袁顓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  
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  
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顓  
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  
衆而奔顓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  
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

諸將以此多之收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收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收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  
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  
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  
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  
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  
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收  
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  
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

興宗未之鎮乃遣收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收  
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  
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  
部歲送數千人仗收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  
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廓然燭達  
且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收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  
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收之門者收之不開書推檢得公  
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收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架道慶輿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架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

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史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輶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夏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

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土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徙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

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令軍糧要急。而卿不不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懼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

共上引嫌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  
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  
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  
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  
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  
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  
死父舍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  
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請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

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  
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  
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  
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  
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  
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涕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  
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  
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

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  
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  
利故收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  
國不可伐收之不從果敗收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  
伏誅收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  
女義興憲公主妻收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  
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收之  
弟雍之孫僧昭為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  
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黥於私室時記

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  
僧昭署各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  
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  
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  
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  
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太清三年

卒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  
富貴必破我門戶况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  
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  
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  
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  
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  
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士  
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

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  
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  
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  
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  
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愨設粟飯菜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

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愨從子史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址見圖畫史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史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史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史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帝起兵遷

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丈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入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次為屬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喜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合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史蹟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李延壽

柳元景

元景弟子

世隆

世隆子愔

愔弟暉

世隆從弟

慶遠

慶遠子津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

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

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

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

刺史劉道產深受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

道產謂曰父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罔

固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天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

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東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頽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口卿無坐守空城而今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竝造陝下列營以逼之竝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頽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拔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孤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北

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  
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  
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  
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曰數力易竭但各  
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  
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  
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  
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

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  
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荊州後患稱爪牙  
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  
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為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竝反王玄謨南據梁  
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  
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  
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  
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  
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  
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  
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  
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  
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  
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  
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  
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  
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  
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  
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  
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  
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  
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  
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

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晷前廢帝少  
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悼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  
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  
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  
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  
受戮各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  
景送還襄陽於安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  
宗成宗秀宗至是竝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  
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

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竝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  
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  
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勳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  
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  
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  
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  
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  
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  
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

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

遇甚懼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眾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

林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  
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  
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日為變  
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  
武帝遣軍主桓胤使胤有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  
以待賊疲虜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  
軍消息內外咸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  
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攸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  
一  
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  
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  
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  
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  
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進爵為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  
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增寵足以敷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  
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南兖州刺史加  
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

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責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與生為御史中丞。

度果之所奏，詔不問，後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斑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上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

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數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悛曰爾是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實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為悛妻賞敬稷每詣悛必先相問夫人悛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悛因

得留目慘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  
襲爵曲江侯

惔弟惔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瀟隣居  
深見友愛瀟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藝元榮羊  
蓋者幼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惔從之學惔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  
園有晉大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惔惔彈為雅弄子良  
曰卿巧越愁心妙臻羊體良質美丰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須申

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  
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  
建鄴惔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  
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天  
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惔立性貞  
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  
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武帝與宴必詔惔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  
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  
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

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  
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憚父世隆彈琴為  
士流第一憚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去就以筆揮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憚驚其哀韻乃製為  
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  
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憚投壺梟不  
絕傳舉父之進凡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  
為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  
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棊使憚品  
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棊品三卷憚

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憚可  
謂其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憚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  
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  
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  
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  
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為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  
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  
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為岐州司馬憚弟愷

愷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遷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  
愷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愷與諸人  
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  
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  
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  
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  
帝曰柳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  
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  
愷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竝疾忱不解帶經年  
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  
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未定  
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竝勸同武  
帝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  
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梁  
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  
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  
第二兄憖第三兄憚第四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  
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南史列傳二十八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為  
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  
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為襄陽令  
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  
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  
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  
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  
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為  
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眾竝驚懼武帝  
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

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  
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  
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  
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五處今相觀亦復如  
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累遷侍  
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  
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  
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  
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  
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  
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  
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伏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  
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

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  
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策赴援見推勳督景素  
聞其名其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  
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  
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  
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  
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精刺之騎將鄧山石救之以免目  
比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  
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  
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

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  
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  
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  
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更  
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  
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  
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  
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  
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  
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衆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

闔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  
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  
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  
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  
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  
景執仲禮羊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啓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  
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  
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  
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高勳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

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山爲安陸太守置琴於安陸  
而以輕兵師于滎陽將使蕭嵩岳陽王警告急于魏魏遣  
大將楊忠接之仲禮與于滎頭大敗并弟子禮没于魏  
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  
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  
侯景度江破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  
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  
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

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  
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贛告之遂遇害  
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  
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  
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  
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  
方喪梁不然何斯而有斯迹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李

延壽

劉勔 子俊 俊弟繪

孫孺 覽 遵 繪子孝綽

俊弟子苞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  
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  
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  
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關未有朝野憂危假

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  
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  
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  
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  
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  
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惡以賜孝祖孝祖負其  
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  
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  
得乎是日十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琰少為空巾所知見過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  
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  
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  
荊州會稽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  
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  
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漸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  
罪勛並無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  
和雅靜素賞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西將軍茲與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勛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勛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  
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勛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立封

兩嬰城云：查改 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

生云治記也

乃除勛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勛

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勛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魯豫州刺史殷琰嬰城固守自始春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勛以法裁

之勛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漸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  
罪勳並無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  
和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西將軍茲與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勳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勳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  
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並封

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  
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勳  
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魯豫州刺史殷琰嬰城固守自始春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眾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勳以法裁  
之勳權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勳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  
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  
中領軍勛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  
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徃游之明帝臨崩  
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解職勛曰吾執  
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勛使持節鎮軍將軍  
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  
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勛勳戰敗死之事平贈

司空謚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驃馬都尉後  
為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為宋明  
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  
劉忱為臨讎改名俊焉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  
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  
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脩木畢而江水  
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  
興六世同襲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

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  
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  
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勛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  
伏路次號哭求勛屍勛屍頂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  
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勛為領軍素與勛善書壁言俊殷  
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怒衆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  
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  
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  
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過俊驩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

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禮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勛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建隆春不容復厝意也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  
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  
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  
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閉言至久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勛討  
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勛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高祖古禮器銅壘

甌函山銅壘鑄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居東宮中車駕數  
幸後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履皮冠披後菟皮衾  
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  
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  
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蓋布衣之  
適俊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  
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  
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  
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  
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數大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益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功成不詳慮其  
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  
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  
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  
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  
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址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三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涇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錯納俊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嚮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又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

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臧化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大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與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筆莫及空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遵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劇糴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後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愷繪筆並顯貴其

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悲耶因而歎歎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  
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營改葬不資諸父奉  
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有弟遺稅叔父繪常歎伏之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缺苞自編輯篋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因遷太  
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又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  
知多預宴坐受詔誅天泉池荷及披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  
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

### 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  
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  
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騏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  
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  
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不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  
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  
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  
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

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允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梁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孝綽字孝綽本名舟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  
才拜之兼善書才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  
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  
懷秋作誼慰老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稟貶轄司專疾  
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  
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  
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  
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  
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

官管託時北明太子好書愛文章綽與陳郡殷芸共郡陸  
瑒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為使先  
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  
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  
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  
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  
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  
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  
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  
妹字為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詔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中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秘書監初孝綽居母憂父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杖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堵太府卿沈僧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問無所

與語及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幕府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礎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嶽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

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此  
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唐書言目眇眇以愁子邪從此  
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  
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  
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  
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  
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  
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  
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  
下條制勸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勸帥郡兵  
三十隨前為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呂城不守孝儀為前歷  
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  
兄孝熊早卒孝儀奉養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  
子朝夕共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  
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  
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  
隋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司徒右長史第六

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  
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奉更令竝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  
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  
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  
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  
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旦縉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竝爲當世所  
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竝爲當世第一  
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  
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積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

令倩畫其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  
瑱乃密使媼示如妯視畫且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  
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羞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  
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一般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  
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  
己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後至性過人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  
乎孝綽中冓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

魯爽

李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薛安都 從子深

延壽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特懼因與休之比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

小五  
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比奔魏魏  
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  
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  
文帝果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  
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  
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  
秀小字天念頗有志略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  
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  
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  
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

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  
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  
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  
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  
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  
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燕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  
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  
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

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乘謬即日便起兵獲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歿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劭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鄉往與爭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女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

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湛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搆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搆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  
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  
率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  
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  
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携安都諸子  
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  
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  
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  
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為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傳靈越  
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劬躬自慰勞詰其叛逆  
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甯無面求  
活勳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  
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勳平定安都遣別駕從  
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索兒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  
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  
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

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道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為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楊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

陽追思在蕃之舊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許琬曰身南土矣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父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荅餘事參軍陶亮曰請劾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

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  
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瑱會  
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愷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  
刺史沈文季異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  
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  
邵罕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

奉勸子勛即偽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  
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  
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  
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  
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鷄集  
其幟又有禿鷲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黃閣柱鷓尾墮地又有鷓棲其帳上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  
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  
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

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為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負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彦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彦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為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舩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  
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  
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  
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  
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顓更使  
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  
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  
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  
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  
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兒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  
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  
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  
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  
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  
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  
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  
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

南史列傳三十  
九  
項奔益州就蕭惠開與戴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  
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子項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  
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勳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  
徃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  
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汝南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  
陽襄陽多雜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  
殺越於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  
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

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  
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汝南移戶屬冠軍縣  
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  
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  
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  
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  
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  
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  
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  
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

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有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  
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  
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  
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  
金童太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  
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  
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  
時南巡明且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  
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  
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  
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  
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  
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  
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  
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  
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隔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

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  
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倭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  
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  
將軍蔡那兒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  
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  
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  
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類見古今演之  
門生朱重人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圖令史文

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  
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  
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  
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  
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  
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  
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  
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  
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  
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

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  
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  
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  
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財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  
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  
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  
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  
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  
內殿與言謹酬接甚款賜以名器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

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  
故也及喜死敕詔賜賻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城隍為  
郡轉為縣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訂死凶回隨從有功免  
軍戶後隨領兵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  
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  
書又告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  
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於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  
西墅事性巧細頗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奉捷果勁勇力  
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後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

方反叛明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勳  
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高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  
為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討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回見休範可乘機取之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  
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  
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  
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  
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眾  
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表聚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  
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

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  
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少年時為劫不須佯  
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  
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  
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  
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  
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  
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皆止不肯住及至見  
誅回既貴祗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

南史列傳三十  
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  
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  
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  
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  
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為幸  
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  
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  
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列傳卷第三十

南史四十



2